

图说中国文化



艺术卷

陈 静 燕 泥/编著

文化是透视历史的门扉,艺术是文化息肩的窗棂,艺术家是倚门扶窗观望山水的精灵。历史无力挽住时光的流逝,却能涵蕴文化的背影。而艺术是文化中最浪漫最风情的一部分,最易切入历史。因此,选择中国艺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艺术门类、艺术流派和最具性情的艺术家,以此来探究艺术脉动之律,寻觅中国艺术之源,步入往日的时光,从而使我们处繁华而不惊,置落寞而不忧,从红尘中了解大千,在流动中把握永恒。



吉林人民出版社

G12/31
:5
2007

图说中国文化



艺术卷

陈 静 燕 泥 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陈静、燕泥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206-05385-6

I. 图… II. ①陈… ②燕…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图解 ②艺术史—中国—古代—图解 IV. G12-64 J120.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6533 号



图说中国文化 艺术卷

编 著:陈 静 燕 泥

责任编辑:郭春燕 封面设计:张 娜 张 迅 责任校对:曹录新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810mm×1060mm 1/16

印 张:13 字 数:180 千字 图 片:300 幅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385-6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 000 册

本卷定价:26.00 元

全套(10 卷)定价:2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是人类文化园地中一朵璀璨的奇葩。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传统文化就像一位永不疲倦的精神纤夫,牵引着历史航船破浪前行。

中国传统文化纷繁复杂。它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指经过改造了的自然存在物;制度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规范化了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各种制度、体制和方式;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风尚、宗教信仰、民族习性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子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但有许多文化因子具有着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历史发展的“价值客体”。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尊重历史、珍视文化、继承发展、综合创新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尤其是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丰富的宝藏。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化遗产就如一座座高峰,我们要定期登上这些山峰去看一看,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汲取营养,然后我们才能神清气爽地下得山来,勇敢地投入生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汲来中国传统文化这渠活水,它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学习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勤奋者以收获”;“它能给懦弱者的以坚强,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

中国传统文化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高歌猛进,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语言,当时虽然明白易晓,今天却变得古奥难懂了;所反映的生活,当时虽然真切实在,今天却显得遥远隔膜了;所表达的观念,当时虽然几乎妇孺皆知,今天却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我们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了这套《图说中国文化》丛书。全书共分十卷:思想卷、文学卷、艺术卷、科技卷、考古发现卷、建筑工程卷、中医中药卷、器物卷、饮食卷、民俗卷。每卷均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或对文化巨人、文化思想,或对文化事象、文化运动,予以阐释。但要凿通悠悠的时空隧道,破解往圣先贤们的符号编码,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且尚有许多见仁见智、悬案百年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叙述和阐释只是读者达到彼岸的桥梁,而它们本身并不是彼岸。

面对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套小丛书只能说是在海边采撷了几个小小的贝壳,远谈不上包罗净尽、解说确当,更不待说尽其精要、毕发奥旨了。为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以期日后改正提高。

胡维第

2007年8月28日





前言

001. 中原古乐“风雅颂”	011
002. 《九歌》：长江流域孕育的楚文化	015
003. 中国古文字呈现汉字线条美	019
004. “乐府”：汉代国家音乐机构	022
005. 汉代宫廷舞蹈“翘袖折腰”	025
006. 蔡文姬悲奏《胡笳十八拍》	029
007. 嵇康千古绝唱《广陵散》	032
008. 顾恺之以形写神摹人物	036
009. “楷书之祖”钟繇	040
010. 《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	043
011. 宗教美术奇葩“飞天”	047
012. 凌霜音韵《梅花三弄》	050
013. 燕乐大曲《破阵乐》	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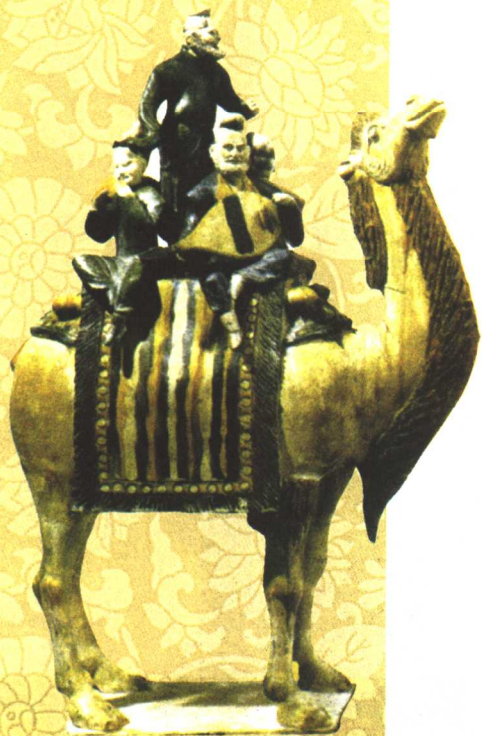
目录

艺术卷



目录

艺术卷



- | | |
|---------------------|-----|
| 014.《霓裳羽衣曲》:碧云仙曲舞霓裳 | 057 |
| 015.阎立本丹青神化之笔 | 061 |
| 016.天衣飞扬的吴道子宗教画 | 064 |
| 017.婉约闲逸的唐代仕女画 | 067 |
| 018.深沉稳重的唐代畜兽画 | 071 |
| 019.“翰墨之冠”《九成宫醴泉铭》 | 075 |
| 020.恣情纵意的“颠张狂素” | 077 |
| 021.字品如人品的“颜筋柳骨” | 080 |
| 022.顾闳中工笔设色绘夜宴 | 084 |
| 023.繁华市景风俗画《清明上河图》 | 088 |
| 024.豪放婉约并秀的“曲子词” | 092 |
| 025.百戏杂剧争辉的“瓦舍勾栏” | 096 |
| 026.宋徽宗赵佶不爱江山爱丹青 | 099 |
| 027.“米氏云山”烟云雨雾现奇观 | 103 |

目录

艺术卷

- | | |
|----------------------|-----|
| 028. 洒脱风流之“宋代四大书家” | 108 |
| 029. “元曲四大家”关白马郑 | 112 |
| 030. 黄公望简淡洗炼山水画 | 117 |
| 031. 追魏晋风神的书画大家赵孟頫 | 120 |
| 032. 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象“梅兰竹菊” | 124 |
| 033. 雄浑壮武琵琶曲《十面埋伏》 | 128 |
| 034. “杂剧之冠”《西厢记》 | 131 |
| 035.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 134 |
| 036. 祝枝山草书“明朝第一” | 138 |
| 037. 平和典雅的文人画派“吴门四家” | 142 |
| 038. 唐寅：“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 146 |
| 039. “狂狷之士”徐渭 | 151 |
| 040. 陈洪绶“虽千金不为动笔” | 155 |
| 041. 晚明画坛宗主董其昌 | 159 |



目录

艺术卷



- | | |
|----------------------|-----|
| 042. “白眼向人”的八大山人 | 163 |
| 043. 人品画品并重的高士髡残 | 166 |
| 044. 徽汉合流 诞生京剧 | 170 |
| 045. 字如其人的“清初第一写家”傅山 | 174 |
| 046. “为花传神”的恽寿平 | 178 |
| 047.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 | 182 |
| 048. 扬州八怪泼墨写意抒发性灵 | 186 |
| 049. 海上画派揭开现代中国画序幕 | 190 |
| 050. 岭南画派大处落墨形神兼备 | 195 |
| 051. 吴昌硕金石趣味花卉画 | 200 |
| 052. 篆刻艺术方寸之间呈万千气象 | 204 |

前言



文化是历史的一扇门扉，艺术是文化息肩的窗棂，艺术家是倚门扶窗望过去的山水烟雨。

历史无力挽住时光流逝，却能涵蕴文化的背影。阳春丽日，斜阳箫鼓，寒水烟柳，枯藤暮鸦，故纸旧物中因为契入了这样的情境，才让今人知道古人是怎样生活的，记得自己根在何处，又将去向何方。董桥说得好：“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其实，这乡愁就是中国情怀，是身为中国人所不能舍弃的一份自尊和骄傲。这乡愁业已刻成一枚朱红印章，印在文化的尺幅上；又泼成大字行草，凝成望乡的墨韵，指引着回家的路。

艺术应该是文化中最浪漫最具性情的一部分，最易切入历史。而构成艺术的不仅仅是音乐、舞蹈、戏曲、说唱、杂技、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等词汇，更是颠张狂素，颜筋柳骨，遒丽钟繇，风骨嵇康，畅意王羲之，形神顾恺之，皇家气派赵佶，狂狷之士徐渭等名字，正是这一个个绮念丛生的艺术家，才绘成了一幅声色盎然的中国艺术长卷。

中国文人士子气质大多敏感，有的忧郁，有的颓废，有的持重，有的狂放，他们时而疏朗，时而骄矜，时而澹然，时而忘俗，呈现出多姿的情性。如明代风流才子唐寅洒脱不羁，自云“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风流蕴藉不让桃花，这番疏狂和文徵明的“寂寂寥寥无个事，满船风雨满船花”相呼应，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小桥流水氤氲出的一门风雅、一族书香，散荡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恣肆飞扬，也蔚成了整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更凝化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中国艺术家讲究怡情养性，风雅之余，要的其实就是一种风骨。山水无语，而琴有语，舞有语，字画有语，艺术家借写意笔墨倾泄心中郁结，借琴音舞影宣泄悲喜心情。如梅兰竹菊便成为艺术家人格、品质、抱负、情感的借代。这单纯的自然物象不仅寄寓着文人雅趣，也蕴含着他们难以排遣的家国情仇。无言的花木因艺术家赋予其灵魂，愈显得生动灵澈；而文人借助纸墨笔砚，达到物我合一、天地相契之境。梅兰竹菊也继而成为中国文人永恒的审美意象与创作主题。





其实，艺术与艺术家原就是一个整体。人品决定了艺品，“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艺术家大都存士子情怀、书人雅致、闲野气度，小处着眼，大处落墨，一皴一擦，都是峭然，一舞一动，皆成风流。摊开中国艺术史长卷，宛然就是旧时月色泛起，清音，迺舞，墨香，笔韵，温文儒厚的读书人伫立在水墨风景中，硬是把纸上风月幻化成一种中国情怀。

古人在艺术感觉上往往是浑然融通的，许多今天的学科分支在古代常常难以明确区分，如舞乐一体、书画同源、诗歌唱和；而且，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背景下，不同艺术门类的作品往往会形成趋于一致的审美流向，波涌潮动，推动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本书择取了中国艺术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门类、艺术流派，还有最具性情的艺术家，管中窥豹，见微知著，以此来探究中国艺术脉动之律，寻觅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致和审美取向。为避免在内容上与丛书其他分册交叉重复，本书更侧重于书法、绘画、舞蹈、音乐这几种艺术门类，着力描述艺术家的个人情怀和艺术品格。书中配有二百多幅图片，图文并茂，雅俗共赏，适于读者轻松阅读。

艺术一直被视为茶饭之后的闲致逸趣。饱暖之余，工作之闲，才会拈笔泼墨、舞乐相和，因此，人们常用“玩物丧志”警戒世人。但艺术尽管闲逸浪漫，却将烟火日子晕染得活色生香，将历史时光浸润得玲珑透澈。人一旦沉潜于艺术中，便会处繁华而不惊，置落寞而不忧，生命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与不安。如今收藏古玩鉴赏字画者芸芸众矣，有的出于喜欢，有的只为货利。不能简单地评说其高下优劣，但如果富藏者能深味艺术之魅，体尝艺术家的艰辛苦作，在收藏赏玩之余，就会有了一种禅悟，凭此游刃于生活之中，便获得一份安详和知足。

艺术卷就这样导引你步入艺术桃花源，臻至从容与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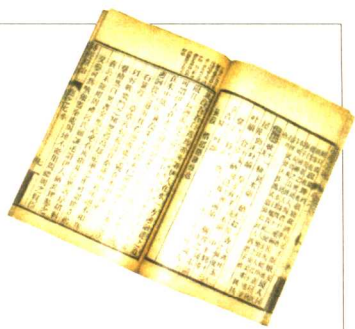
作者

2007年8月28日



001 中原古乐

“风雅颂”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民族，吟咏着《诗经》，我们一路溯回远古。

《诗经》是一部记录上古时代的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也称《诗三百》。当时的诗歌创作主要来自民间，周朝政府就专门派人到民间采集民歌民谣，经过整理修改，配上乐谱，订正文字，始成各类歌舞曲。孔子根据周政府所收集的诗歌编

成了一部诗歌总集。这部诗集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于是便称之为《诗经》。因汉朝毛亨、毛萁曾注释过《诗经》，又称其为《毛诗》。

《诗经》所描绘的内容主要是人事而非神事，没有太多的宗教色彩，而是充满世俗的内容。“国风”记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男欢女爱。“二雅”则包含了周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如宴饮游猎、戍边征役、宗人关系、执政得失、官场环境、人生际遇等。即使是以祭祀为主旨的“周颂”、“鲁颂”、“商颂”，也很少神秘色彩，而往往是描写人的日常生活；诗歌的主角也不是神，而是人间英雄，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部族领袖。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诗经》依据不同的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赋、比、兴”则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宋代的郑樵对风、雅、颂这样分类：风是民间音乐，雅是朝廷音乐，而颂则是宗庙音乐。风包括了15个诸侯国的民歌，地域范围集中于北方，包括今天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以及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北部和四川省东部。雅是周人的音乐，即今天陕西关中一带的本土音乐，周人往往自称“夏人”，后来因为“夏”、“雅”两个字在当时读音相同，周人所谓的“夏”也就成了“雅”。“雅言”就是周地的语言，“雅乐”也就是周地的音乐。因为周人统治中原，

孔子像 宋·马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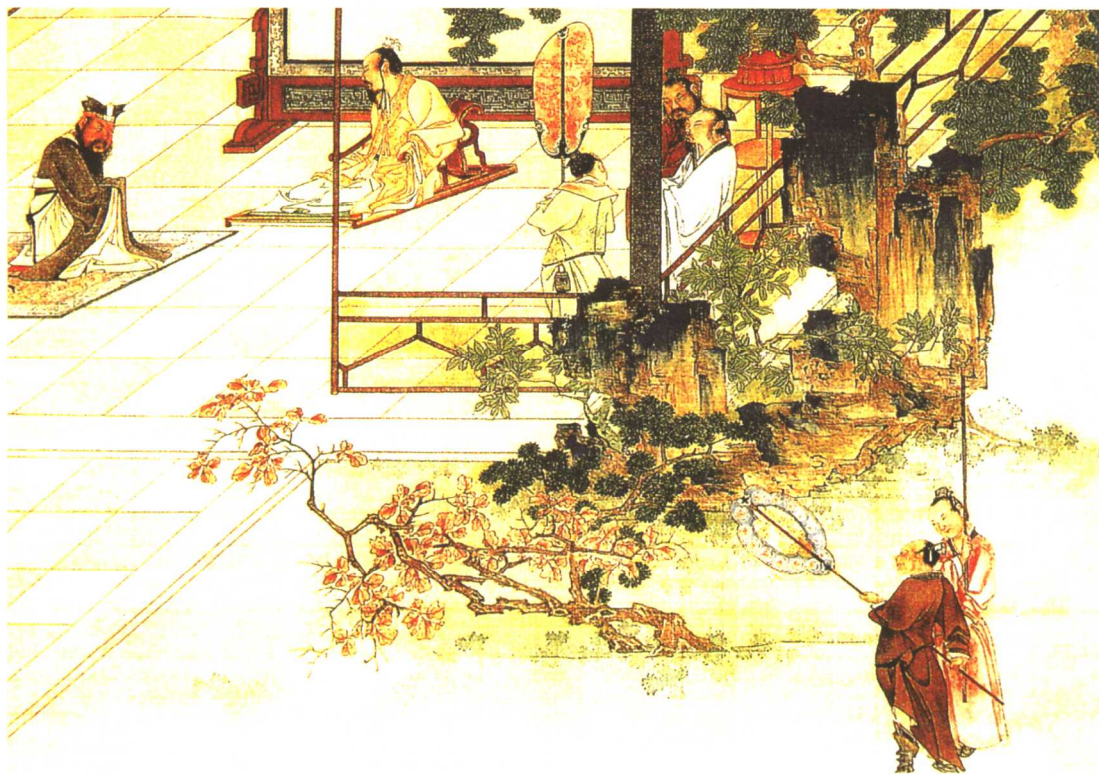


“雅乐”的含义随之扩大为正宗音乐、正规音乐，以此与民间的“俗乐”相区分。雅在《诗经》中基本上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包括“大雅”和“小雅”两部分。颂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主要内容是颂扬先祖的历史与功德，包括“周颂”、“鲁颂”、“商颂”等。由此可以看出，在《诗经》中，风、雅、颂的社会等级是依次上升的。

《诗经》中的诗实际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伴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乐工搜集“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后乐谱散失，只剩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经》三百余篇，均可诵咏，并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由此可以看出《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是可以配乐、配舞和歌唱

的，雅、颂部分还可辅之以舞蹈。由于时间的久远，我们今天已无从寻觅当时的曲谱，但据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的研究，在《诗经》中的风和雅中，起码包含了10种曲式。有的是一个曲调的重复，如《周南·桃夭》，有的是一个曲调后面再加副歌，如《召南·殷其雷》，也有的是两个曲调各自重复，如《郑风·丰》等。从乐器使用来看，在祭祀乐曲《颂》的演奏中会用到多种乐器，有钟、磬、鼓、柷、管、箫等等，交响合鸣，烘托出一种典雅庄重的气氛。从歌词的风格看，风、雅、颂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十五“国风”源自民间，歌词通俗明了，朴素自然；“大雅”、“小雅”因为有了文人参与创作，用词比较丰富，描写上也比较细致典雅。“周颂”、“鲁颂”、“商颂”则由于其祭祀内容的特殊性质，所用词汇比较简省，语义也比较晦涩。

作为乐歌，《诗经》非常注重节奏感和音乐



孔子圣迹图
清·焦秉贞

性，许多作品都采用回环复沓的形式。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句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有一种声韵美感。这种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装饰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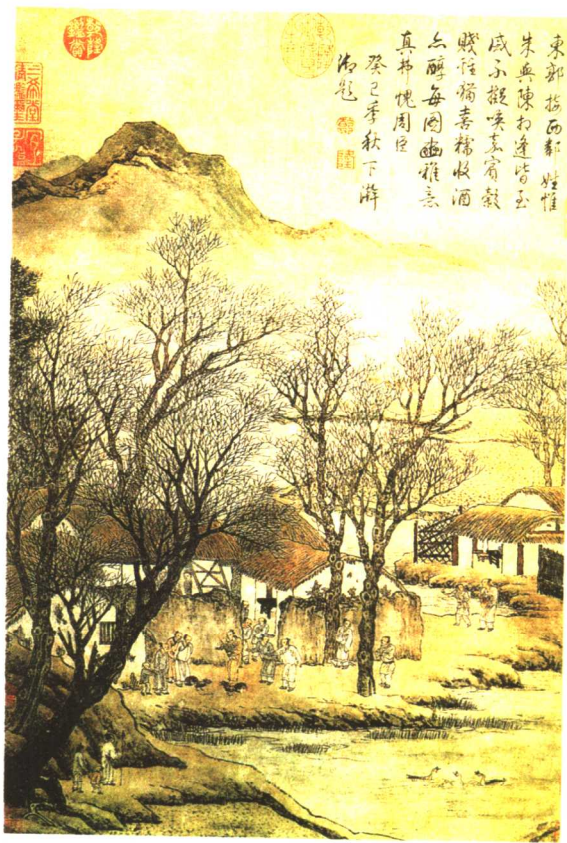
《诗经》所使用的双声、叠韵、叠字语汇大多为形容词，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叠字大多用来状物拟声，如“关关”写鸟鸣，“夭夭”写桃枝，“灼灼”写桃花，“洋洋”写河水，“依依”写杨柳，“霏霏”写下雪，“发发”写鱼跃，“坎坎”写伐木等等。双声词如“蒹葭”、“参差”、“玄黄”、“倾筐”、“踟蹰”等等。叠韵词如“窈窕”、“辗转”、“崔嵬”等等，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中评价道：“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联，取其婉转。”铿锵婉转的音韵增加了《诗经》的音乐性。

“风”、“雅”都以叠韵、叠章为其曲式的特色。叠章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叠章。如《周南·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全篇三章九句，只变动了六个词，运用叠章表达了歌者对采葛女子的恋慕之情，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传达出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小雅”中的《鹿鸣》就用三段曲的叠韵曲式，有张有弛，把一场鼓瑟吹笙、嘉朋满座的盛宴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

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叠章重句的美感是相当动人的，这种表达方法在《诗经》以后出现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如汉乐府诗《采莲》就借鉴了叠章手法，句式复沓而略有变化，表现了采莲人泛舟采莲、歌声相和的情景，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

除了歌词，《诗经》还记载了许多古代乐器。咏唱《诗经》的年代，琴瑟钟鼓还十分昂贵，只有贵族才能拥有高雅的乐器。但并非只有诸侯、士大夫可以用礼乐，一般平民其实也可以作乐。先秦时期的乐器，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近70种，而在《诗经》一书中提及的乐器就有29种，打击

毛诗图 明·周臣





君车出行图(局部)
东汉·壁画

乐器有鼓、钟、钲、磬、缶、铃等，吹奏乐器有箫、管、埙、笙等，弹弦乐器有琴、瑟等。而《诗经》中提及最多的乐器是古琴，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由于乐器品种的增加，周代便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料产生了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称作“八音”分类法。

正因为《诗经》中的民歌富有鲜活的生命力，表现了当时不同地区的人民所持的不同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因此，不但在平民的生活中广为流传，而且官员或贵族为达到“赋诗言志”的目的，常根据当时的情境挑选其中的相关诗篇，让乐工们演唱或亲自诵唱。比如，楚国遭吴国入侵，楚将申包胥到秦国去求救，但秦哀公不愿出兵，申包胥即在秦庭外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被感动了，即为他赋《秦风·无衣》，表示愿意出兵解救楚国。在其他的一些外交活动中，也常可见各国贵族使臣之间歌赋和答，充分体现出周代礼仪化、规范

化的文化氛围。《诗经》还曾被列为上层社会教育的主要科目，所谓“四术”之“诗、书、礼、乐”，诗就列于首位。王公贵族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也常引用其中篇句，作为辩论依据或必要辞令，可见《诗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诗经》中的音乐形式，在今天的音乐创作中仍被广泛使用着。

《诗经》是民谣体，来自于最底层百姓的生活，如原生态歌曲一般，直白，透明，简单，和谐。没有文人的矫饰造作，天真朴素，自然剔透，雅正纯真，琴瑟友之，无轻薄之意，有清透之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关雉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里的水和其伴生的植物，起伏于“风、雅、颂、赋、比、兴”之间，几乎每一首诗开端，都由水和植物来“比兴”。诗韵悠扬，荡起乐符，演奏着相思、怀人、悼亡、暗恋等人生体验和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由此径走入圆满之境。

002 《九歌》



长江流域孕育的楚文化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是我国最早一位爱国诗人，战国时楚国人，出身贵族，学识渊博，明于治国之理，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他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却遭谗去职，被放逐江南，多年流浪辗转于沅湘流域。当他看到强大的楚国日渐衰落，忧国事，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九章》、《九歌》、《招魂》、《天问》、《离骚》等。他在名篇《橘颂》中用拟人手法将橘树理想化和人格化，“受命不迁”、“深固难徙”，喻意自己执守的品格、道德、节操，也隐示了诗人50年后投水自沉的绝决之念。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楚国君臣仓皇出逃，百姓惨遭涂炭。理想的毁灭，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使屈原痛不欲生。是年旧历五月初五，他自投汨罗江而死。后世人民为表达对屈原崇敬怀念的心情，就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吃粽子、赛龙舟。

楚文化有崇“九”传统。屈原作品就有《九歌》、《九章》，他的学生宋玉也有《九辩》。《楚辞》中许多地方用到“九”字，如九天、九畹、九州、九疑、九坑、九河、九重、九子、九则、九首、九衢、九合、九折、九年、九逝、九关、九千、九侯等，可见“九”在楚地信仰中影响之大。有人认为《九歌》的“九”字泛指多数，有人认为“九”可读为“鬼”，至今尚无定论。《九歌》并不限于9篇，而是有11篇。其中：《东皇太一》祭祀天神；《东君》祭祀太阳神；《云中君》祭祀女性云神；《湘君》祭祀湘水男神；《湘夫

人》祭祀湘水女神；《大司命》祭祀寿命之神；《少司命》祭祀子嗣之神；《河伯》祭祀河神；《山鬼》祭祀女性山神；《国殇》祭祀阵亡烈士；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为各篇所通用。这些篇章可以由男女巫觋来表演，以表现人神交会等场面。

楚国兴起于江汉流域，殷商时已与北方政权发生联系，春秋时得到迅速发展，已足以和中原



屈原像
明·朱约信

抗衡。楚国地域广大，川泽山林遍布，物产十分富饶，地理环境优越，在长期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礼乐文化”不同，地处偏远的楚文化吸收了土著民族巫鬼信仰和歌舞祭仪的某些特征。而楚国国君对这种巫鬼祭祀之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乐歌的起源与巫术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歌舞都是全民性的歌舞，后来才渐渐分化出善歌善舞的专门人才，女性称“巫”，男性称“觋”。巫觋主祭司舞，装神弄鬼，先民相信他们可以上达人的祈愿、下传神之旨意。在氏族部落和奴隶社会的神权、族权统治下，巫觋享有特殊地位，他们又是人类中最早的歌舞艺术家和教师。原始乐歌中祀神的乐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内容可以概括为神歌、情歌两大体系。情歌在原始时期同祀神乐歌融为一体“以乐诸神”，后随文明的演进才逐渐分化出来。三峡地区原始乐歌的最大特色是“巫音”、“巫风”，在现代流传的传统民歌中仍然能见到“巫音”的痕迹。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被放逐到楚国南部的沅水、湘水一带，他发现这里巫风兴盛，人们信鬼神、重祭祀，“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故而“更定其词”，对这些比较粗陋的民间祀神歌舞进行了加工，创作了一组优美的祭祀用歌舞套曲——《九歌》。久远的年代，使巫觋活动掩埋于尘埃之中。所幸的是，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屈原的《九歌》里，感受到祭神礼仪的盛况。

《九歌》在形式上延续了“巫觋文化”的形式，但其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祭祀鬼神，而是蕴含了屈原的主观情感，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艺术创作，在形式上超越了自我身世感怀和个人际遇，因而也就更单纯、更自由、更健康、更富于想象力；由于《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所以它也就更加具有楚国的地域

气息和神秘色彩。具体说来，《九歌》中的任何一段都具有独特的切入角度和意象体验，将我们带到一种飘渺恍惚的仙境。“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独与余兮目成。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中关于祈神降临的这段描写，用秋兰点缀优雅环境，体现了祈神者的圣洁与虔诚，满堂的“美人”都在期待着那激动人心的场景。然而，无影无形的神灵却情有独钟地依附在巫师的身上，其精神的沟通就像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美好的时刻稍纵即逝，当来去无踪的少司命御风归去之时，巫师不由地发出了生离死别的慨叹。然而，这既是永远的别离，又是永恒的怀念。在这里，屈原将神秘无比的降神仪式描绘成男女之间的情感缠绵，在大胆的笔法和丰富的想象之中，加入了俗世的体验和人性化的温情，读来感人至深。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

